

“唐之举人，先藉当世显人，以姓名达之主司，然后以所业（自己的诗文）投献，逾数日又投，谓之温卷。”（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）唐代以科举取士，考卷都不糊名，应试者事先可以将自己的诗文送呈政界要人或文坛名宿，请求推荐，因而是凡有进取心的士子，无不干谒，以求当路之知。

对于“诗圣”杜甫“以兹悟生理，独耻事干谒”（《述古》），后人始终激赏不已。其实，杜甫是功名欲望很强的人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三种门径——科举、行卷和向皇帝陈情，他都闯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杜甫曾参加两次科举，但都名落孙山了。杜甫曾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。第一次是天宝九年（750年）进献《雕赋》；第二次是天宝十年（751年）献上《三大礼赋》；第三次是天宝十三年（754年）呈上《封西岳赋》。除第二次受玄宗“奇视”而命待集贤院外，杜甫均未得到垂青。至于恳求权位的荐举，那就更加频繁了。《杜工部集》收有不少天宝年间行卷之作：《赠事左丞丈济》《奉赠韦左丞丈（济）二十二韵》《奉赠鲜于京北二十韵》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《赠翰林张四学士士垔》《上韦左相（见素）二十韵》……无论是向皇上陈情，还是恳求权贵援引，杜甫都要赞美皇帝，吹捧权贵，继而哭穷。因而王夫之指责杜甫：“陶公‘饥来驱我去’，误堕其中；杜陵不审，鼓其余波。嗣后啼饥号寒、望门求索之子，奉为羔雉。”（《姜斋诗话》）但是，潘德舆认为：“（杜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，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，旧唐人风气使然。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）

“诗仙”李白也有许多干禄之作。据唐代孟棨《本事诗》记载，李白刚从四川至京师（长安）的时候，住在旅店。秘书监（官名）贺知章听说他的名声，第一个探访之。觉得他容貌非凡，又请他拿出所写的文章。李白拿出《蜀道难》给他看。贺知章还没读完，就连连称赞，称其为“谪仙”，解下金龟（官员的腰带）换酒，和李白喝酒，两人都醉了，一连这样好几天，于是李白的名称声誉逐渐显赫。后来，李白被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，作了翰林学士。

再说素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的白居易，“初至京，以诗谒著作顾况。顾睹姓名，熟视白公，曰：‘米价方贵，居亦弗易！’乃披卷。首篇曰：‘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……’即嗟赏曰：‘道得个语，居亦易矣！’因为之延誉，声名大振。”（张固《幽闲鼓吹》）

只在人间活了二十七岁的“诗鬼”李贺也曾见于道德文文章名重一时的韩愈。“元和中，进士李贺善为歌篇，韩文公深所知重，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。由此声华籍甚。”（《剧谈录》）

今天的人们对抽水机（水泵）是十分熟悉的，但对于水车恐怕就很陌生了，如今在我们这里基本上见不到水车的踪迹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水车在我们里下河水网地区随处可见：有靠人力的脚踩水车、手摇水车，还有靠风力带动的风力水车。而电动水车知道的人就很少了，它是依靠电动机来带动老式水车提水的半洋半土的灌溉农具。就我所知，当时周边只有我们生产队有。

那是一九七三年春，我在生产队当队长。清明节刚过，队里已开始浸种，并准备做秧池。秧池面积不大，一部风水车提水，还能勉强对付过去。但“四夏”大忙就要到来，大面积水田的灌溉，靠一部风车提水，那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想到这里，虽不是心急如焚，至少是忧心忡忡。一定会有人要问，为何不用水泵（抽水机）来灌溉？要知道，当时全大队仅有一台柴油机水泵，八个生产队都依靠它，日夜不停抽水，至少四五天才轮到一回。生产队自己买一台水泵，一是没有财力买不起，二是即使有钱也无处可买。“四夏”大忙，季节不等，人、哪个生产队都想先抽水。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，是各个生产队队长抓阄，运气好，排在前面；运气背，排在后面。经常出现队长们为争夺水泵产生纠纷，甚至发生肢体冲突。农活耽误不说，还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。每当“四夏”来临，灌溉已成了队长们最担心、最揪心的又不可回避的问题。谁都知道秧苗早栽一天好一天，那可是一天一个颜色，对秋收的影响可大了。

一天，我到粮食加工厂去米机（碾米），看到碾米机通过电动机拉动，快速转动碾米的过程时，我的脑中不由闪出一个念头，能不能以电动机为动力，带动水车来提水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

唐代的温卷

□周游

通过行卷求仕，这在唐代文士中并不鲜见。有的说得直露，譬如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权衡，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；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耶！”有的人说得含蓄，譬如孟浩然。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，张九龄为相，孟浩然曾去相府行卷：

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。
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
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
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美鱼情。

这首《临洞庭上张丞相》诗，前四句写洞庭波澜壮阔的气势，后四句意思是说，想渡湖而苦于没有船只，想做官而苦于没有援引，生当盛世而无所作为是感到可耻的。我看到渔夫钓到了鱼，内心羡慕不已，可我没有垂钩的工具。言外之意，我空有做官的愿望，却难得有一个荐举自己从政的人。张九龄也善写诗，自然明白孟诗的真意。遗憾的是，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，对孟浩然只有爱莫能助。孟浩然应试不第，又还故里襄阳。后张九龄被贬，出镇荆州，曾招之于幕府，但是二人共事只有四年时间就先后病故了。

还有一种温卷的方式是效法《楚辞》，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、师生等社会关系；用借此喻彼的手法来表达希望人家荐引的意思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朱庆馀的《闺意》：

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
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？

这首诗又题为《近试上张水部》。诗是写给水部郎中张籍的。张籍极善写诗，与韩愈齐名，而且乐于提拔后进。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，已经得到他的赏识，临到要考试了，还怕自己的作品不符合主考的要求，因而以新娘自比，以新郎比张，以公婆比主考，写了这首诗，征求张籍的意见。有趣的是，张籍在收到朱庆馀的《闺意》以后竟也用同样的手法写了首答诗，题为《酬朱庆馀》，诗云：

越女新妆出镜心，自知明艳更沉吟。
齐纨未足时人贵，一曲菱歌敌万金。

部放入水中不深不浅位置，吃水太深，阻力大，伤水车的零部件；吃水过浅，提水效率不高）。当电工合上电闸，电动机带动水车很快就转动起来，水槽里的庠链带动着淤板把清清的河水汩汩不停地提上来，流到田块里。在场的社员们无不欢欣鼓舞，挤到水车出水口处，看源源不断的流水，有人还伸出双手抄起一捧水来送到嘴边，畅快地喝了几口，感觉那水就像流到我们在场的每个人的心田里那样舒畅。大家高兴地说，以后我们生产队沃田（即为田块灌水）不愁没水了。

自从安装了电动水车，其提水效率十分可观的。当年“四夏”大忙，我们队大部分田块的灌溉都靠了它，因为它不受自然条件限制，又不像人干累了需要休息，只要零部件不损坏，就一刻不停地工作着。那年，我们生产队灌溉很少使用大队的那台合用的柴油机水泵。但对于那台柴油机水泵的使用权我并不放弃，照样参与抓阄。我有我的小算盘：如果我们生产队的电动水车出现意外，我就有了一套预案，不须求人，理直气壮地使用大队的那台柴油机水泵；如果我们生产队的电动水车正常运转，虽然我们生产队不需要，我可以做顺便人情，把使用权转给需要的生产队，那队长还不对我千恩万谢！也正是有了这台电动水车，其他生产队队长对待我的态度与以前大有所不同。因在他们的眼中，我当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，初出茅庐，要经验没经验，要成绩没成绩。现在看到我们队的电动水车提水成功，解决了全队的灌溉问题，令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，认为我还有几下子。这一状况的出现是我始料未及的，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意外收获吧。

电动水车比起老式风车和人力水车来，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。记得它在我们生产队以后四五年的田块灌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直到以后买了水泵，它才退出人们的视野。

如今抽水，再也见不到人力水车及电动水车的踪影了，替代它们的是各种水泵。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，先进淘汰落后，现代替代传统，是我们时代进步的必由之路，我们应该为之高兴。

朱庆馀是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张籍索性就把他比作一位采菱越女，新样靓妆，出现在镜湖的湖心，她明知自己长得很美，光彩照人，可是因为求强好胜的心太迫切了，反而忐忑沉吟起来。越女过于想打扮好一些，自己没有把握，疑惑不定，倒要去问人家这个样子是不是好看。接着，张籍进一步肯定朱庆馀才艺超群，齐地（今山东淄博）出产的鹭丝绸制成的衣服，并不值得人们看重，而是那明艳越女的“一曲菱歌”，才是真正可以“敌万金”的呢。实际上是张籍暗示朱庆馀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。后来，朱庆馀果然金榜题名，官至秘书省校书郎。

诚然，对有才能的后辈，给以延誉以至奖掖，使它们能“出人头地”，发挥其所长，并非坏事。但是这种温卷之风往往又给那些“跑官”者大开方便之门，难免鱼龙混杂。章碣有首《东都望幸》，诗云：

懒修珠翠上高台，眉月连娟恨不开。
纵使东巡亦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

显然，这是一首官怨诗。唐以洛阳为东都。诗咏在洛阳的宫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阳，以期承恩受宠，但是终于落空的懊恼心情。她已懒得将自己打扮得翠绕珠围，登上高台去望君王车驾的来临了，就像新月弯弯一般美丽的双眉含颦深蹙，难得展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在东都，不比长安的宫女，可以有较多的机会接近皇帝。纵然皇帝东巡，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，因为他会把长安的美女也带来了，这样，自己又有什么可能获得恩宠呢？这真是绝望了。但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这首诗是章碣写来讽刺高湘的。高湘从南方回长安，路过连江。邵安石将自己的诗作呈献给他，颇受赏识。他就将邵安石带到长安。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，邵安石就及第了。由此可见，温卷也有弊端，同时也反映了小生产的农业社会人才的总需求量不大的现状。

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（韩愈《杂说》）这不仅是韩愈的人才观，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才观。一言以蔽之，人才是有的，而善于发现人才或培养人才的不常有。因此，即或是一匹千里马，要是遇不上伯乐的话，也只能“祗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骐死于槽枥之间”（同上）。伯乐与千里马，虽是一则寓言，但是反映了对马而言的势不可免的人身依附状态，对伯乐来讲的很容易形成的权威主义。因而“跑官”之风蔓延至今，有所不同的是，今人不再行卷，而是直接行贿了。其实，这种“跑官”就是“买官”。这些“跑官”者把奔走活动中的付出，看作是“感情投资”，投了资就要追求“回报”，这种人一旦掌权，当然不可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清官。

行走婺源

□俞永军

行走婺源，如在画中。虽与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擦肩而过，但秀水明山还是令人怦然心动。水那么清、那么凉，惹得同游者不由自主迈开步子跳进潺潺溪水。天那么蓝、那么纯，偶尔飘过朵朵白云，像孩子眼中的串串棉花糖，诱人，舒心。人那么善良、那么热情，每次求援总能获得对方倾心相助，让你受宠若惊，感动不已。

从中午 12 点开始，我们就在导游带领下，漫步婺源的经典村落。先是李坑，它最大特点就是“盛产”名人。谁能想到小小李坑，巴掌大的地方，划根火柴也能走个来回，居然走出二十几位进士。有山有水有灵气。群山环绕的李坑也不例外，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穿庄而过，似一条玉带勒住腰际，晶莹剔透。溪流行至庄台正中央，一分而二，极像隶书中的“人”字。导游说这是二龙戏水，是风水宝地。依山傍水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空气清新，自然是栖居的绝妙之地。

出了李坑，走不多远便是汪口，这里最值得欣赏的是丛溪。湍急的水流在中部遇阻形成一条瀑布，哗哗直下，就像一匹悬挂的白布，无端切割清得发绿的从溪，或明或暗，仿佛一次生与死的别离。同行者纷纷慨叹：水太美了，如若不是行程紧，真想跳进水中，尽情游上一回。岸边矗立着古朴典雅的俞氏祠堂，走进祠堂，我和学校同姓的四位老师站在祖先面前合了个影，虔诚与激动，谁能想到遥远的婺源能找到俞氏先人？突然，唐执董唤我：“小俞，以后喊你‘鱼头’不要有意见，你看俞氏祠堂就有考证。”同行的老师哈哈大笑，我们四人亦灿灿而笑。

最后我们来到晓起，只游览一个景点——千年神樟。这棵樟树很大很大，五六个人张开双臂，手和手在两端相握，都无法合抱树身。老树的冠盖就像一把巨大的绿色火炬在蔚蓝的天空中熊熊燃烧，犹如我们激情浇筑的岁月。大家纷纷站到树前，摆出姿势，留下身影。不少游人玩累了，也懒得动，瘫坐在周围的石凳上，喝喝水，说说话，任导游讲解。

其实无论李坑，还是汪口，还是晓起，都拥有共同之处，那就是群山起伏，绿树成荫，溪水潺潺，空气清新，好一派迷人的风光。难怪游人慨叹，要是能定居在这里那该有多好。不错，没有污浊，没有庸俗，没有灯红酒绿，没有熙熙攘攘，于人只有赏心悦目、流连忘返的自然美、厚重美。每张通用门卡上都印着一行文字：中国最美的乡村——江西婺源。我看，当之无愧。